



亚洲区域合作与 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SIA AND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SYSTEM

樊纲 黄益平 / 主编

本书收集的各篇论文旨在探讨金融危机后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储备货币的风险控制、亚洲货币单位的建立与职能，以及经济与货币政策合作的经验教训与未来方向等问题。它们分别从各个角度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具有实践可能性的政策建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非洲区域合作与 国际经济新体系改革

王德培 著
WANG DEPEI
[Africa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Refor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亚洲区域合作与 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SIA AND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SYSTEM

樊 纲 黄益平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区域合作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樊纲, 黄益平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097-2917-5

I. ①亚… II. ①樊… ②黄… III. ①国际储备-储备货币-
货币改革-研究-亚洲 IV. ①F82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4786 号

亚洲区域合作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

主 编 / 樊 纲 黄益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责任编辑 / 郭 峰 周映希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责任校对 / 杨俊芳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

版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 / 261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917-5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樊 纲

亚洲各国间的货币合作是近年热议的经济话题之一，也有了一些实际的进展，包括亚洲货币储备基金和货币互换机制等，都已经付诸实施；“亚洲货币单位”作为一种概念性的指标，也由亚洲开发银行经常进行计算与公布。而亚洲货币联盟及“亚元”一类的概念，也经常被人提出并进行讨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在反思危机教训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为解决全球失衡和美国经济政策外部性问题，以及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需要对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作出调整。在这样的情形下，双边或多边的区域货币合作安排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加强区域间的货币合作不仅能够增强亚洲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保证各国外汇储备的安全，而且可以增强对亚洲以外国家的吸引力。

为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于2010年开展了一项题为“亚洲储备货币多元化与区域金融市场发展”的合作研究项目，旨在共同探讨金融危



机后使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建议，如何降低储备货币的风险，亚洲货币单位的建立与职能，以及经济与货币政策合作的经验、教训与未来方向等问题。该课题汇集了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以及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和中国学者的共同智慧，并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在北京举办了国际会议。本书收集的就是这一研究项目中提交的论文。它们分别从各个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具有实践可能性的政策建议。除了本课题的论文之外，经与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协商，本书还收录了另外 5 篇与本课题相关的文章，使探讨问题的视角更为丰富与全面。

本次出版的论文中，有部分文章是国外学者所做。因时间紧迫，译文未经原作者审阅。在此，作为主编，我们代表译者请读者谅解并指正。

除了要感谢书中各位作者的大力合作和深入研究之外，还要感谢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朱赛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王天龙、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 Willem Thorbecke 等在组织研究项目和国际研讨会方面的贡献，也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郭峰为及时出版此书所做的努力。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努力，是想为国际货币体制的改革提供一些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但它们毕竟还是属于学者进行的学术研究。真正的变革还要由实践家们来实施，而由于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是一种国家信用，因此货币体系的改革，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尽可能多地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进行沟通，现在出版这些论文，也是希望各国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能从我们的这些研究中吸取有用的因素。不断深化的国际金融、债务危机提示我们：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2011 年 11 月 6 日

目 录

CONTENTS

国际货币改革与亚洲货币合作	陶坤玉 黄益平 / 1
区域内国家间储备货币互持：降低亚洲各国外汇 储备风险的一个建议	樊 纲 王碧珺 黄益平 / 24
亚洲货币互换安排评估	约书亚·艾泽曼 尤林·金加拉克 朴东玄 / 49
论亚洲货币单位的建立	小川英治 / 77
论亚洲货币的扩展职能：问题与前景	周惠观 / 103
东亚区域货币框架的探索	河合正弘 / 135
东亚金融协调监管：调和公司治理改革的 国内外压力	理查德·W. 卡尼 / 163
东亚经济体是否应该在外汇储备中增加亚洲货币资产？	张 斌 / 192
亚洲新兴市场汇率体系调控	拉姆齐森·S. 拉贾 / 206
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视角	胡永泰 / 242
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政治经济学	约瑟夫·雅普 / 264

国际货币改革与亚洲货币合作

陶坤玉 黄益平*

一 引言

2008 年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体系崩溃，其实警示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20 国集团（G20）首脑会议在最初致力于控制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之后，很快将精力集中到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便是改革目前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所谓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为了解决国际经济交往中对于国际货币（即国际支付手段、国际定价机制和国际储备资产）的需要，对涉及国际货币流通的各个方面，包括国际支付原则和汇率制度、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国际储备供应与管理等，在国际范围内作出的制度性安排。

国际货币体系所体现的是国与国之间货币兑换、资金流动及债权关

* 陶坤玉、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系清算所涉及的规则和秩序，其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规定用于国际结算和支付的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及其来源、形式、数量和运用范围，以满足世界生产、国际贸易和资本转移的需要；二是规定一国货币同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的确定与维护各国货币间的兑换方式与比价关系的合理性；三是规定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以纠正国际收支的失衡，确保世界经济稳定与平衡的发展。一个完备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功能：国际储备货币、国际收支平衡与国际资本流动及管理。

1944 年夏天，美、英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在美国一个叫布雷顿森林的地方召开国际货币会议，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框架，创办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简称 IMF）和世界银行，而其汇率制度安排主要是“两个盯住”：美元盯住黄金、其他货币盯住美元。这一体系最后在 1971 年尼克松将美元与黄金脱钩时解体。1976 年的《牙买加协定》和《IMF 章程第二次修正案》则正式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同时也是现行的牙买加体系的开端。与相对完整、严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安排相比，牙买加体系的实质是放任自由的制度。

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地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不平等性和不稳定性，因此改革势在必行。2009 ~ 2011 年，各国的官员与专家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与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 2009 年年初在 G20 伦敦峰会前夕提出通过改造 IMF 的特别提款权（以下简称 SDR）创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构想，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不过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仍然是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无非是保持美元主导地位的维持派、回归金本位的复古派、创设区域货币的缓和派和创立超主权货币的彻底派这四种改革思路。

无论未来改革将走向什么样的目的地，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很可能



将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在短期内，尽管美元的重要性已经开始下降，但它还将维持其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的地位；在中期内，国际货币将会走向多元化，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开始，但要形成稳定的格局尚需时日，多元货币可能包括美元、欧元和一个亚洲货币，至于这个亚洲货币将会是日元、人民币还是未来可能创建的亚元，其实并不确定；最后，从长期看，各国政府则有可能创立超主权货币以彻底摆脱现有体系的缺陷。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会。中国的国际经济关系对美元的依赖度非常高，投资和贸易主要以美元结算，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比例也非常高，我们的汇率政策决策也是以美元为中心。美元地位下降，尤其是美元出现贬值的趋势，要求我们及时作出政策调整。但国际货币多元化以及 SDR 的改革，也为人民币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崛起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如果我们顺势而为，稳步推进改革，不仅有可能及时化解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矛盾，而且也有可能真正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本文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主要介绍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及其当前弊端的内在缘由；第三部分说明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四种思路并剖析了这些思路的利弊与可操作性；第四部分集中讨论了国际储备体系改革特别是改造 SDR 的各种方案；第五部分分析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亚洲区域货币合作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含义；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就我国如何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二 现行体系的特征与缺陷

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又被称为牙买加体系，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演变而来。从国际货币体系的三大支柱看，牙买

加体系无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约束，无统一的汇率制度，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实质是国际放任自由制度，因而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各国可以自由选择汇率制度安排；第二，储备体系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单一美元逐步演变为多元的储备体系；第三，尽管汇率制度选择比较灵活，但实际各国的政策安排调节国际收支的能力非常低；第四，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各国货币危机频繁发生。

1971 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其实已经宣告了灵活汇率制度时代的到来，不过 5 年之后 IMF 才正式确认这一政策的合法性，允许各个国家自由地作出汇率安排。从实际的汇率政策选择看，全球范围内逐步形成了以浮动汇率为主的混合汇率格局。全球汇率制度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这样一个架构。发行国际通货的少数发达国家位于这一架构的中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向外部输出货币，接受来自外部的实体性资源。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位于外围，多采用固定汇率制度，通过持有中心国家的货币满足支付需要，同时向中心输出资源。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存在制度化的全球性汇率协调机制，取而代之的更多是大国间的非正规化的汇率政策。

1973 年以后，国际储备体系逐步形成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多元化局面。在全部国际储备中，外汇储备的比例接近 90%，而黄金、SDR 和 IMF 会员国的储备头寸为 10% 左右。目前各国官方持有外汇储备的币种主要为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虽然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有所削弱，但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国际价值储藏工具。此外，在国际储备以及国际清偿多元化的前提下，由于储备货币国采取浮动汇率，各经济实体的逐利行为会带来汇率的大幅波动，造成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储备管理的困难。同时，在预期汇率变动的情况下，储备货币持有者为了化解风险可能会根据形势，在不同的货币之间进行转换。这样的策略也会影响储备资产的稳定性。



当初各国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向牙买加体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增加政策选择的灵活性，调节国际收支。在牙买加体系下，能够利用的政策选择非常多，包括汇率机制、利率机制、国内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货币财政政策及直接管制政策）、IMF 的干预和贷款、国际金融市场借款、国际商业银行信贷及国际货币合作等，这样各国就应该能够根据各自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况相机抉择，选择成本最小及效率最高的调节方式。但实际上各国政府却大都将国内的宏观经济目标放在首位（例如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保持低通货膨胀率、降低失业率等），忽视国际收支失衡甚至往往采取一些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的经济政策，致使全球失衡司空见惯，最近 10 年尤其严重。

正因为牙买加体系没有真正帮助各国更好地解决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国际收支危机或者货币危机就在所难免，关键在于所谓的灵活性并没有为各国提供稳定的汇率环境。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货币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全球发生了将近 100 次的金融危机，而且这些危机大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包括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的拉美债务危机、90 年代后期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等。而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究根溯源也和货币体系的缺陷密不可分。

国际收支失衡和金融危机频发其实是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及牙买加体系的一些内在逻辑矛盾决定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美元作为最重要的国际支付工具、储备资产和外汇市场干预手段，在相当长时期内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转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国别货币，美国必然需要权衡国际经济责任与本国政策目标，同时 IMF 在稳定汇率与稳定金融方面势单力薄，也并不总能平等对待所有成员国，加之全球大国间非正规化的汇率政策协调盛行，因此这个体系本身具有内部的不稳定性。

现行体系一个众所周知的内在矛盾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特里芬（1960）认为，以美元作为最主要国际性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具



有内生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对主要国际货币美元的需求迅速增长，美国主要通过日益扩大的经常项目的逆差输出美元流动性。但国际收支逆差的持续扩张，最终便难以避免国际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产生动摇。全球危机以来这一矛盾变得更为突出，美国通过大量发行美元刺激国内需求，这就直接威胁到美元币值的稳定，并直接影响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价值储藏工具的吸引力。

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个内在矛盾是其制度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 IMF 组织的不对称性。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牙买加体系，最初都是由美国及其主要发达国家盟国一起建立的。这个制度本身所反映的主要是这些发达国家的理念以及利益诉求，IMF 的执董席位以及大部分投票权主要由它们控制，总裁一贯由欧洲人担任，美国在重大政策问题上还拥有一票否决权。尽管 IMF 和世界银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维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们很少倾听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呼声，因此在监管国际金融市场、扮演最终贷款人的角色上往往不能做到公平与有效。

这个体系还有一个问题是国际货币发行国与储备国之间的不平等。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由黄金、外汇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IMF 的储备头寸所组成，其中后两项都是由 IMF 分配的，而黄金是有限的。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外汇储备就成为重中之重。而对它们来说，要积累外汇储备，只能靠维持甚至扩大经常项目的盈余。这就有可能导致个别国家外汇储备积累过度，这一点在经历过 1997 年金融危机的亚洲表现得尤其突出，亚洲的外汇储备总量从 1996 年的 8000 多亿美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6 万亿美元，占到全球外汇储备的 2/3。

三 改革思路与演进路径

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其实过去几十年来关于



这个问题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全球危机令各国的决策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政策讨论也就变得空前活跃。总体看来，我们可以将争论各方的观点归纳为四种基本思路：第一种是维持派，其观点准确说来是在维系当前框架的基础上做一定程度的改良，但不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第二种是复古派，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或者以其他贵金属作为本位的货币制度；第三种是缓和派，着重建立区域性货币联盟，逐步走向全球性的货币融合；第四种是彻底派，要求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监管机构进行全面的改革。其实后三种都是改革派，只是方向、程度不同而已，但都主张放弃美元在当前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维持派最重要的论点是美国经济虽然遭到金融危机的打击，但它在技术领先度、金融市场完备度和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方面仍然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短期也看不出来有哪一个国家和货币可以挑战美国和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Dooley, Folkerts 以及 Garber (2003) 提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二期 (BWS II) 或者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想。其核心思路是亚洲国家继续维持其本国货币对美元的相对低估，并将贸易顺差以及央行在外汇市场上干预获得的外汇用于购买美元资产，使得美国的资本项目盈余和经常项目赤字相平衡。而中国应该是这个设想中的 BWS II 的中坚力量。

这个思路现在听起来似乎不太现实，它所反映的可能是改革条件尚不具备的前提下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不过相当一部分国际市场的参与者可能对这一思路持同情的态度，一个核心问题是目前没有任何可以在短期内替代美元的候选货币，从全球来看欧元应该最有希望，但欧元区现在深受债务危机所累，欧元前景也并不明朗。但这个思路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逻辑矛盾，让亚洲国家继续购买美元，即使达成协议，也只能是个临时性安排，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特里芬难题”，因此其可操作性很低。



复古派最近形成一定的市场，主要是因为美元发毛，币值不稳定，因此不少人开始怀念金本位或其他贵金属本位的稳定，尤其是对央行滥发货币行为的严格制约。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提出过对金本位的支持，声称只有在金本位下，政府疯狂制造信贷的举动才能受到控制。最近世界银行总裁罗伯特·佐利克也提出回到“改进的金本位”的改革方案。类似的方案还有“资源组合本位”或“贵金属组合本位”等等。美国一些州议会甚至通过了法案决定复辟金本位体制，当然这些并不表明这些州已经回归金本位制，美国的货币体系只有联邦国会才能决定。

贵金属本位的货币体系的优点是币值比较稳定，同时也可以防止中央银行滥发货币。在当前全球流动性泛滥尤其是在美联储的定量宽松政策广遭诟病的情况下，金本位的这些特征便显得特别的有吸引力。但能否回到金本位，首先要看当初为何抛弃金本位。金本位的最大问题是黄金的数量是有限的，其供应量的增加远远赶不上经济活动的扩张，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因此，金本位最终难逃导致通货紧缩的宿命，不少专家认为金本位的这一特征正是引发 1929 年全球大萧条的一个重要经济机制。与维持美元现状的思路相比，回归金本位这一思路的可操作性更低。

缓和派的实质是考虑国际货币体系融合的一个中间步骤。20 世纪 60 年代，蒙代尔（1961）和麦金农（1963）曾经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理论，他们还创建了在一个地区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包括：贸易开放度、国家间受到冲击的对称性、劳动力流动程度、工资的灵活性、金融一体化度、通胀的趋势和政治相似性。最优货币区标准是欧洲货币联盟成立的标尺。随后蒙代尔还在 2002 年提出了“金融稳定三岛”的理论，认为未来世界的经济格局应该是美洲、欧洲和亚洲三个金融岛并存的稳定形式，其间可能会有两岛的交替，最后应该是由美元、欧元和日元或者是在三者基础上建立的新的货币单位作为全球性的国际储备货币。



在当前欧元区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建立所谓最优货币区的想法恐怕很难得到普遍的支持。最近不少专家和官员都意识到，货币联盟要想成功，必须同时建立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包括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在内的官员认为，欧元区发生严重的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财政与政治联盟。而这一点要想在亚洲复制，几乎不可能。但如果我们不考虑货币联盟这一条，那么蒙代尔等的缓和派思路其实非常接近于国际货币多元化的道路。事实上多元化已经在发生，只是我们还不清楚哪一个货币将代表亚洲这一日益重要的经济区。不过国际货币多元化尽管在短期内缓解了对美元的压力，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特里芬难题”。因此长期来看，可能仍然不是一个稳定的系统。

彻底派则主张全面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建议创立超越国家主权的世界性货币并对 IMF 和世界银行进行重构性的改革。关于建立超主权货币的主张，其实最早是凯恩斯在 1944 年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就提出来了，只不过没有得到美方代表的支持。美国经济学家库珀在 1984 年 12 月 31 日的美联储波士顿会议上提出建立一个单一货币制度，他主张“用循序渐进的办法，使国际货币改革走向世界货币体系，即在数年内，先实行汇率目标区制，10 年前后再实行美、日、欧三级的单一通货制，最后过渡到全世界都参加的单一通货制”。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则主张重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超越国别的国际货币可能是解决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弊端的一条有效思路，也可以算是一个理想境界。但真要走到那一步，还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困难需要克服。第一个困难是货币统一之后，各国如何调节各自的国际收支，欧元区债务危机其实是一个警示。第二个困难是要实现货币统一，必定要求各国放弃货币主权，这就要求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一个政治性的共识。第三个困难是既然实现了全球货币统一，就必须有一个全球央行来决定货币供应、流动性状况以及利率水平等，这个机构是在 IMF 基础上扩建，还是另起炉灶？其货币政策决策究竟向谁负责？这些



具体的问题都有待解决，解决之后单一货币才有可能。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将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工作。

客观地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与演变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上述提到的四种思路中，除了复古派真正实施的可能性非常低，其他三种思路均有可能出现，而且最为可能发生的情形是这三种思路分别在不同的阶段发生。在短期内，也就是5~10年内，美元仍然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从中期看，比如10年以后，多元国际货币很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格局。从长期看，也许最终要走向单一货币，但具体时间表则非常难把握。

在短期内，美元的主导地位很难被动摇，有很多原因。除了维持派所提出的美国在金融市场、技术水平、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等方面所拥有的优势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在当今世界，美元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除了美元之外，现在已经存在的国际货币包括欧元、英镑和日元等，但它们还无法对美元地位形成严重威胁。比如，自牙买加体系形成以来，国际外汇储备已经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但即使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今天，美元资产的比重仍然远远超过60%。更重要的是，在金融风险上升的时候，各国央行不仅没有抛售美元，反而增加了对美元的持有。国际上许多大宗商品包括石油等的价格也是以美元计价的，这些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

因此，无论国际市场如何看淡美元，如何预期美元的地位下降或者美元的汇率下跌，在一定时期内，美元仍将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最主要的国际货币。一相情愿地认为美元时代已经结束，最终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既然在短期内美元的主导地位很难从根本上动摇，各国决策者以及像IMF和G20等国际组织就应该加强合作，尽量保持美元的相对稳定。这可能要求美国在支持经济复苏的同时，尽量避免采取可能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重大冲击的政策，比如无节制的定量宽松政策。其他国家也应该避免恐慌性抛售美元资产。美元的相对稳定，对国际金融